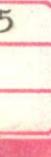


时代姑娘 未完的忏悔录

叶灵凤



中国现代文学
品原本选印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

J2465
41
1

030468

时代姑娘
未完的忏悔录

叶灵凤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本书印入作者两部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时代姑娘》于1933年由四社出版部初版，次年再版；《未完的忏悔录》于1936年由今代书店初版。此次分别据再版本和初版本排印，对个别文字错误作了校正。《时代姑娘》描写巨绅之女因自由恋爱遭干涉破坏，自暴自弃，后因旧恋人专情自杀而悔悟的故事。《未完的忏悔录》描写“歌舞皇后”为摆脱社会樊篱，追求真挚爱情而不得的悲剧。这两个爱情悲剧对旧的社会婚姻制度有一定批判意义。作品结构新颖，形式灵活，情节跌宕，艺术上颇有特点。

时代姑娘 未完的忏悔录

Shidaiguniang Weiwandechanhuilu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59,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5}{8}$ 插页2

1988年1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

ISBN 7-02-000090-8/I·91

书号 10019·4203 定价 1.60 元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

为保存我国现代文学资料，满足研究、教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将陆续选印自“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至新中国建立这一时期的的部分现代文学原著。这些作品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及其影响各有不同，但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显示出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轨迹。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

已出版书目

尝试集	胡适
湖畔 春的歌集	
潘漠华	冯雪峰
应修人	汪静之
志摩的诗	徐志摩
卷施	淦女士(冯沅君)
新梦 哀中国	蒋光赤
背影	朱自清
草莽集	朱湘
孩儿塔	殷夫
地之子 建塔者	台静农
怂恿 喜讯	彭家煌
作家论	茅盾等
海滨故人 归雁	庐隐
财主底儿女们	路翎
花之寺 女人 小哥儿俩	
	凌叔华
传奇	张爱玲
春醪集 泪与笑	梁遇春
南北极 公墓	穆时英
喜筵之后 某少女 女性	
	沉樱

目 录

时代姑娘	1
自题	3
序曲	7
第一部	9
插曲	41
第二部	47
第三部	110
未完的忏悔录	135

时代姑娘



自 题

一九三二年的初冬，应了《时事新报》副刊编者黄天鹏兄的嘱托，开始写下这部小说。最初准备用半月的时间，将它一气写好。可是在纷忙的事务和疏散的生活中，这奢念终不曾实现。在近三个月的连载期内，每天，在人散尽了的办公室里，在狭小的公寓内，我总是赶着每天夜里就要付印的续稿。写完了急足送去，自己便深深的叹一口气，好象身上卸下了一副重担。

这样的生活继续了两个多月。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地要尝试的大众小说，是想将一般的读者由通俗小说中引诱到新文艺园地里来的一种企图。因此，除了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曾抛弃我习惯了的笔致之外，一大部分我都是用着极通俗的句法写着。果然，我的努力获得相当的成功了。在这部小说刊出半个月之后，每天，从报馆里转来的读者来信，从编者的口中，从许多朋友的谈话中，都对于我这部每天匆促写成的小说有了极大的兴味。神经过敏的更在探问着这是不是真的事实，是不是作者自己的事实。

读者方面是这样，可是在作者自己，却处在完全相反的

境地里。因了每天忽促写着，许多预定的题材都临时放弃，背景和时间也有时有漏误和冲突。同时，因为从来不曾用这样的手法写小说，更受到许多朋友的责难，竟说这是一个作者的堕落。

随着一九三二年的除夕，这部小说也结束了。最后的几段，因了故事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最高点，读者的热忱同时也达到了最高潮，每天接到的来信更多。关于这些，在小说最末一段发表的时候，我曾以作者的地位写了几行给读者，现在且抄在下面：

“匆匆写来的这部《时代姑娘》，随着一九三二年今天这最后的一天，同时告一个结束了。两个多月以来，感谢读者的盛情，给了我不少的鼓励和指正。每天接着“青光”的编者给我转来的许多读者来信，我真有说不出的快慰；虽是来信三分之二以上的内容，都是对于这部草草写成的小说作了过份的推誉，使我感到分外的不安，每天执笔时总怕辜负了读者这样的盛意，可是有许多信内却带给了我不少可贵的指正，譬如，李大华先生指出我对于丽丽的相貌始终没有作过正面的描写，小天先生劝我将故事的时间性要加长，水青先生指出上海与香港之间是不通快信的，朱锦霞女士劝我不可将一位大学生的女性写得太放浪了等等……我不能一一的举出。对于这一切，我以作者的地位，很真诚的接受了来信诸君的指教。

不过，有许多热心读者的来信，虽是信内注明了要我答复，可是事实上所提出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作者答复的范围

3015

和能力，对于这些投函的读者，我在此敬请你们原谅，恕我不曾向你们作复。试想，举例说，亚夫先生，你来信问我，在半个月之前，你说你有天晚上从中国饭店门前走过，看见里面走出来一男一女，你说你直觉上觉得他们就是丽丽和萧先生，问我究竟是不是，要我答复。请问，亲爱的读者，这样的问题，作者怎么能答复呢？

至于问我小说里究竟影射何人，是不是影射某某人，所写的故事是不是真的记实，是不是作者自身的经验，对于这一切的来信，我都只好报之一笑，置之不复。……”

不过，关于这部小说的事实，读者假如一定要追问它是不是真的事实，我便要引用美国作家辛克莱的话来向你们答复，这就是说：真的事件和真的人物都用真的名字。凡是虚构的名字都是虚构的人物。譬如说：香港的背景是真的，上海的中国饭店也是真的，但是住在中国饭店的秦丽丽和自杀的韩剑修却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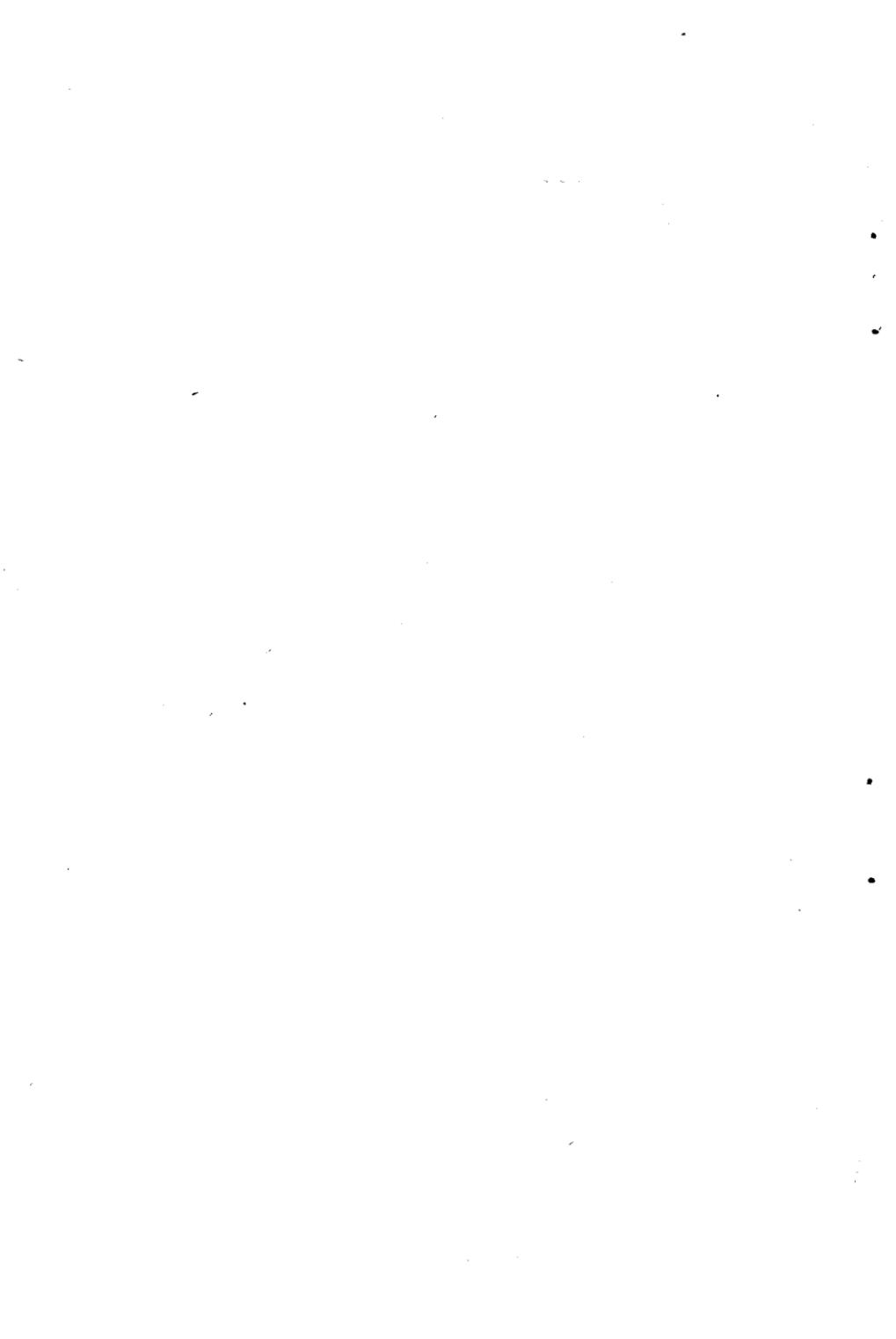
是甚么？这还是不回答的好。因为在这世间，或许会有这样的事，或许会有这样的人，谁又能断定呢？

作者能虚构事实，但是激引他的创作欲的原动的情感却怎么也不能虚构。

我所能说的仅此而已。

有机会，或许能再写一部这类的小说供献给读者。在目前，我只能感谢黄天鹏兄和四社出版部的诸位先生，使我终于写了这样的一部小说，而且竟有了刊印的机会。

一九三三，六月。



序　　曲

新秋的下弦月，从鲤鱼门沉黑的鱼背形的山顶上升起来的时候，港里的海水都泛出鳞一样的银灰色的光辉。

夜潮在顽固地舐着海岸底下堆积着的乱石。

从隔岸望过去，终夜挣扎着的香港的街灯象秋星一样的在闪着惺忪的睡眼。一条环绕着山腰的裙带路，那高低蜿蜒的灯光，在丛树中时隐时现，使人要疑惑它是突然改变了位置的天河。夜归的摩托车，沿着险峻的山道向上驶去，偶尔从丛树间露出线一样的银光，在这沉黑的秋夜，从隔岸望过去，恰象是从天际落下来的一颗限星。

寂静笼罩着一切。夜潮在顽固地舐着海岸底下的乱石，发出叹息一样的低微的声音。

三两只夜渔的渔船，燃着轻便的瓦斯灯，无声无息地象幽灵在海中浮荡着，水绿的瓦斯灯光，混合着粼粼的倒映着的银灰色的月光，在薄薄的夜雾中展开着，使人起了一种梦一样的情调。

夜风挟着海的咸腥的气息向岸上缓缓的吹送。

岸旁的草地里，一只蟋蟀在唱着凄凉的恋曲。诗一样的南国的夜。

在夜的笼罩里，九龙伴着它的对岸的香港岛，忘去了日间的烦嚣，裹着都市的寝衣，在海的怀抱里做着它们原始的古朴的梦。

第一 部

— 快乐的乘客

从车厂里开到尖沙咀的第一部街车，驶到九龙塘的时候，在排列得整整齐齐地象沙丁鱼一样的搭客中，又添上了一个。

“先生，没有座了，下一次罢。”

“对不起，要赶船过海啦。”

他笑着推开了车掌的手，跨了上来。

灰色法兰绒的西服，翻领衬衫，雪白的盔帽，褐色的皮肤，高大的身材，这新上来的乘客是典型的岛国的青年。他带着康健的笑容，用活泼的眼睛，将同车的乘客逐个地望了一眼，见着并没有一个人认识，便倚着车窗立了下来。

浴着朝阳的新秋的景色象手卷一样的在眼前展开着。

他望着从窗前闪过去的山坡，街树，电杆木，房屋；心里觉得这一切都比平素更可爱。虽然这可爱的一切是早已属于异国的统治，可是在他今天充满着希望的心里却将这一层抛开了。

——见着丽丽，我要请她多住几天再到上海去。

他在心里反复地默念着这个想念。

车到尖沙咀的时候，他望望九龙车站的大钟，小针还只刚过七点。一个卖报的孩子走了过来，他买了一份当日的《南华日报》。翻开了报纸，他看见一个特号字的标题：

“郑国有判处死刑”。

二 半打玫瑰

坚道的S五十七号门牌，是一座有油绿百叶窗的灰色水泥小建筑。这时，在弯形的侧门下，有一个手里握着半打绎黄色玫瑰花的青年在揿门铃。

在这新秋的季节，皇后花店的玫瑰花价格是每朵港币两角五分。

应门的是一个中年仆妇。她认识这青年。

“韩先生早哟。”

“小姐起身了吗？”

“刚出去了。”

“你怎说？”他有点不信任自己的听觉。

“一起身就出去了，说是到清水湾去。”

“一个人去的吗？”

“一个人去的。听说有人在码头上等。是体育会的船——韩先生怎么没有去呢？”仆妇殷勤的问。

青年将头摇了一下。

“那么，晚上小姐回来的时候，对她说我来看过她了

……”青年踌躇了一下，再将握在左手的玫瑰花递给仆妇，“随便插在哪一只花瓶里，不必说是我拿来的。”

顺着这香港唯一中国贵族区的坚道走了一半，他才突然感到前途的空虚。他停步想了一下，便在路口转了方向，决定利用这上午的空闲到公园里将郑国有判决的记事细细的看一遍。

三 望远镜里的风景

背了阳光，靠在一张铁椅上，报纸卷在手里，望着射在地上发着蓝色的自己的影子，韩剑修在为报馆记者制造着绝好的社会新闻资料。

用摩托船追去。先生，今天有浪啦，不要紧，过了鲤鱼门就好了。二十块钱。好多的人哟，果然是他，她果然在向他笑着，忍受不下。先生，你认识我吗？尖锐的惊呼声。两人之中一定要从这地球上除掉一个。请不必装呆，漂亮一点罢，绅士一点罢。克特！十颗子弹压进枪膛的声音。嘭！嘭！混乱，血，因妬枪杀，寓公之女，凶手侃侃而谈……

将头摇了一下，韩剑修连自己也好笑了起来。他掏出毛巾揩着脸，象抹去蜘蛛网一样，连忙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他是认识黎明晖的。上一次在荻茜安娜一个朋友要介绍她和他共舞，他没有答应。危险哟，几乎也要做冯德谦哟。他想着黎明晖咬了嘴唇低头望人笑的样子，他觉得郑国有的行动是自卫，冯德谦的枪弹也是有代价的。他更想，他假